古今聲律定宮

歷代聲律定宮卷四

東陽葛　銘譽堂

曲調

古樂詩曲

禮記樂記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通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朱子曰二南房中之樂鄉樂也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所作言時政之得失邶鄘以下則太史所陳以觀民風非宗廟燕享之所用

也、

顧氏炎武日知錄二南、豳七月、正小雅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正大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周頌詩之入樂者也、邶鄘以下、謂之變風、鴟鴞以下、亦謂之豳、六月以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附于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詩疏、變者雖播于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鄭氏康成詩譜、大小雅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享元侯、牧伯也歌肆夏、頌合文王、大雅享諸侯、歌文王、大雅合鹿鳴、小雅諸侯于鄰國

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小雅）合鄉樂（二南）

周禮春官鍾師疏燕之用樂與享同故燕禮升歌鹿鳴左傳晉侯享穆叔爲之歌鹿鳴是燕享同樂也（樂以人異不以燕享異）

儀禮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二人數瑟二人歌也）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鄉飲酒義所謂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此詩所謂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乃降

朱子儀禮經傳詩樂篇、鹿鳴六篇、黃鐘清宮調、關雎六篇、無射清商調、註云黃鐘清宮、俗呼正宮、無射清商、俗呼越調、 李氏光地曰、儀禮作樂凡四節、準此以求、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入之樂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樂之樂也

鉉按祭祀燕享正樂只此四節、故曰正歌備、然四節以前、祭有迎尸之樂、享有納賓之樂、如尸出入奏陔夏、賓及庭奏陔夏是也、四節以後、祭有送尸之樂、享有送賓之樂、如鼓鐘送尸、賓醉而出、奏陔夏是也、至于燕樂縵樂夷樂、其繼四節而奏者、樂更無算矣、

國語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注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
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　呂氏玉叔曰肆夏時邁也繁
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周官義疏繁遏渠肆夏之第二第
三曲也以執競爲繁遏焉有周公制禮而預歌成康者乎
刞時邁等亦非肆夏明矣

上林賦云掩羣雅張揖註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
三十一人　闕百詩云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
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旻凡三十一篇以篇數言
也

大戴禮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

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皆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

金氏祖望曰大戴禮以釆蘩采蘋伐檀騶虞爲雅左傳楚莊述大武之詩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是皆雅頌之失所也

琴操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

晋書杜夔傳舊雅樂四篇成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自作聲音節其名雖存而宮聲異惟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

銘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投壺所用者僅二十六篇是時雅猶未亡而八篇已廢不可歌是古樂音節失傳之漸也嗣後古樂之存於漢魏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存于晉者又惟鹿鳴一篇至唐宋則并鹿鳴亦非其舊矣音節盡亡而古樂遂不可復惜哉

黃鐘一均

通考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樂府之名始此） 漢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鐘一均 漢元帝時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絕 漢章帝時太常丞鮑鄴始旋十二宮至順帝時復廢 五代王朴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

雖有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無嗣續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

隋書音樂志柱國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謂徵調角調變徵調）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按龜茲今西域之庫車也）曰蘇祇婆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內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太姑林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引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八十四調旋轉

相交盡皆和合、 朱子曰、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鄭譯得之於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按雅樂必先從中華傳出西域後又從西域傳入中華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只用黃鐘一均、

清商三調

韓非子曰、師涓為紂鼓新聲、曰清商、 六朝宣武時、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之清商、 後魏陳仲儒云、依琴五調、調聲之法、瑟調以宮為主、清調以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
宋書、第一平調、二清調、三瑟調、四楚調、五側調、 樂府註、三調、清平側也、
杜氏佑通典、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

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于史籍、屬晉朝播遷、其音分散、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曰、此華夏正聲也、去其哀怨、考而補之、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唐武后時、猶六十三曲、今其存者、有白雪、公莫舞、巴渝、至泛龍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又七曲有聲無詞、上林、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從容雅緩、猶有士君子之遺風、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能合管絃者、惟明之君等八曲、

唐樂歌曲

唐書音樂志、自周陳而止、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

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七均之內三聲乘應只用四聲四七二十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為七宮、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為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為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調、高般涉、為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其後聲器寖殊、其宮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後人失其傳、而更以曲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流於雅樂、周隋管絃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惟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樂、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

樂散缺存者纔三十六曲其後傳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祖命工人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鞞舞曲也鐸舞漢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紵吳舞也子夜晉曲也晉車騎將軍沈玩作也團扇晉王珣歌也懊憹晉隆安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廞作也丁督護晉宋間樂也讀曲宋人為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康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工所作也襄陽宋隋王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驍壺投壺樂也長林歡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採

桑三洲曲工所作也。玉樹後庭花、堂堂、陳後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曲、其聲與辭皆訛矣。

王氏應麟玉海、唐清樂六十三曲、鼓吹七十五曲。儀衛志、唐鼓吹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鐃吹、四大橫吹、五小橫吹。玉海、軍樂有歌、自黃帝始。蔡邕禮志曰、黃帝使岐伯作軍樂凱歌是也。後世漢魏晉皆有之。唐有其樂而無其辭。柳宗元始為歌詞十二篇、以補其闕。

宋樂歌曲

宋史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唐二十八調至宋又去其十）四十大曲、一曰

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宮、其曲二、曰萬年歡、劒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勝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鍾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劒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角、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采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曰林鍾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汎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六么、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其曲二、曰六么、罷金鉦、十五曰仙

呂調、其曲二、曰六么、彩雲歸、十六曰黃鐘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春、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不用者有十調、曰高宮、高大石、高般涉、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調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鐘角、

陳氏暘樂書、歌有曲、曲有調、宮調、胡名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辨天聲也、徵調、胡名婆臘調、婆羅門曰、那羅延天連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曰、梵天聲

也、
書目、宋紹興中鄭氏樵、撰集古今樂府、系之聲樂、以三百
五十一曲、系之風雅聲、八十四曲、系之頌聲、百二十曲、系
之別聲、四百十九曲、系之遺聲、
朱子曰、古樂只是和、後世多以悲恨為佳、蓋此事在唐猶
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又曰、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
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
聽之與俗樂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用清聲處多、
朱子曰、詹元善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
只用太常譜、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

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只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著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亦以濁聲結之。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今舉關雎三章以概其餘

關六關工雎尺鳩高工在合河高一之高四洲合窈尺窕高工淑六

女高一君六子尺好高工逑合參六差高工荇尺菜高工左尺右高工

流尺之六窈上窕尺淑凡女高一寤高四寐高工求高四之合求六
之高工不尺得高工寤高工寐上思高工服尺悠高一哉上悠高一哉高四
輾六轉高工反凡側六參六差凡荇高工菜尺左高五右尺采高工
之六窈高一窕上淑尺女高工琴尺瑟高一友高四之高一參高四差合
荇高一菜尺左尺右高一芼尺之高工窈合窕高工淑尺女高四鐘合
鼓高工樂凡之六

右舊傳無射清商調　應氏撝謙曰、次第五音、絕無意義、無射調以無為君、而以黃起調、義安在乎、銘按此譜起調畢曲用六字、皆黃清也、黃清為無射之商、故曰無射清商調、至於鹿鳴六篇用黃鐘清宮調、朱子書識子敬以黃清為宮、便有相凌厭者是也、總之奏音次第、必以五音相生之次、宮徵商羽角相

間成章高下有度皆佐宮而不敢過如均一關雎之詩以黃鐘起調則歌聲宜高而清近有以字音配律為歌者非也若是則以律隨聲非以律節聲尚首字屬黃鐘次字屬應鐘其聲高下太驟必不和矣有連數字屬一律者又不成樂矣

徵調角調

語錄問溫公言本朝無徵音朱子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然亦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其中按拍

處、那五音依舊都用、如說無徵、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知其中有甚麼欠缺處、徵那徵不成、徽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了、　徐氏景安樂書、唐俗樂合二十八調而無徵調、　唐名臣奏、趙謹言論、周木德、故去商、唐土王、請加商調、去角調、　宋史宋徽宗崇寧時、新加徵角二調曲譜、令大晟府刊行、

解聲送聲

馬氏縞中華古今注、橫吹、胡樂也、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存、世所用者、惟黃

鶴、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等一十四曲、　唐志、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煬帝厭其聲淡、曲終復作解音、　文獻通考、李琬為雙流縣丞、嘗至長安、夜聞羯鼓聲、曲頗妙、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雞至精能、然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具言所以、琬曰、夫耶婆色雞、掘柘急偏解之、工如所解、果得諧協而盡其聲、蓋所謂解者、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結了頭解之類是也、

唐志、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以高宗御製雪詩為白雪歌、以許敬宗等奏和雪詩為送

聲

製曲度曲

宋史、皇祐二年、御製明堂樂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二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者、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以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一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轉入無射、或當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則如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此條製曲

禮記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

勾如鈎纍纍乎端如貫珠、 沈氏筆談古之善歌者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只是一聲高下清濁、如縈纓耳、字則有喉舌牙齒等音、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融入聲中、會轉喚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今謂善度曲是也、宮聲字面、而曲或合用商商音、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蓄、謂之叫曲、 此二條度曲

銘 按古人先有詩而後有樂、樂本不與詩分、後人先有樂而後有詩、詩遂不與樂合、三百篇無非理性情之詩、即無非協聲律之詩、自兩漢另立樂府、而唐以前之詩、

尚有能入樂者、唐以後之詩、遂不復入樂、此古今詩樂異同之大較也、自來論詩樂者、莫精於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數語、蓋歌詩與作詩微異、作詩者、一字為一聲、無所增於字之外、歌詩者、一唱而三歎有所溢於字之餘、故於詩僅曰言志、而於歌必曰永言、然歌固足以永其言、而言志之詩、要必先按其字宮其字商其字角徵羽、默具自然之節奏、而後被之於歌、五聲乃得而依之、六律乃得而和之、此詩樂之所由合也、後世漢魏間、古樂曲調、大半淪亡、唐樂所用者二十八調、宋樂所用者一十八調、皆先有其調其曲、而後以其詩

補之、其歌詩只取首尾二字壓入音律、而中間之曲宜宮音者、字或羽音則强羽為宮、曲宜羽音者、字或宮音、則强宮為羽、遂致詩自詩而樂自樂、此詩樂之所由分也、夫古人詩有經、樂有記、宜其亘萬古而不易、乃自秦皇廢四代之廟樂、而古樂之器亡、延年改古詩之音節、而古樂之調亡、沈約撰四聲之韻譜、而古樂之聲亦亡、嗣後唐宋取士、遂僅論平仄二韻、不復論宮徵商羽角之五聲、故其為詩也愈易、而其入樂也愈難、朱子云、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後之留心復古

者、如欲按五聲七調以爲詩、而俾詩樂之分者復合、則必先定七音之譜、而朱子嘗立樂學之說尤爲不易矣、

八音總論

虞書舜典八音克諧　李氏光地曰、金石以紀律、樂之綱也、琴瑟應人聲、在堂上、笙管塤貴人氣、在堂下、樂之用也、鼓鼗柷敔所以節樂而已、故序其輕重之次則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虞書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陳氏暘曰、鳴球為石、琴瑟為絲、管為竹、拊鼗鼓為革、柷敔為木、笙為匏、鏞為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作之於堂上、也管鼗鼓柷敔、作之於堂下也、

周頌有瞽、應小鞞田大鼓縣鼓、鞉磬柷敔、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陳氏暘曰、詩之有瞽、言應田縣鼓、與鞉、則革音也、言柷敔、則木音也、言簫管、則竹音也、言磬、則石音也、不言金與土者、以石見之、不言絲與匏者、以竹見之、蓋八音之於樂、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以用言之、未有不比音、以體言之、未有不比物、然詩書不言土音、而易於比坎離、獨言缶、蓋詩書舉七者、以見土、推用以見體也、易舉缶以見七音、明體以見用也

禮記樂記、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即柷敔）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聲質）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六者唱德音於其始、鐘磬竽瑟和德音於其終、）鐘聲鏗、鏗以立號、石聲磬、磬以立辨、絲聲哀、哀以立廉、竹

聲濫濫以立會鼓鞞之聲讙讙以立動

周禮春官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李氏光地曰此以成於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於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於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也　蔡氏德晋曰八音一曰金爲鏞爲鎛爲編鐘爲錞爲鐲爲鐃爲鐸二曰石爲球爲編磬三曰土爲塤爲缶爲土鼓四曰革爲鼓爲鼗爲樹五曰絲爲琴爲瑟六曰木爲柷爲敔七曰匏爲笙爲竽八曰竹爲管爲籥爲簫爲篴爲牘爲篪爲應爲雅

周禮春官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

二聲爲之齊量、　劉氏彝曰、黃鐘之長、用之以起五度、則樂器脩廣之所資、黃鐘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深闊之所賴、黃鐘之重、用之以起五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鐘之積、用之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鐘之氣、用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是以爲樂器者、必以律同爲之本、

周禮考工記、梓人爲筍虡、以縣樂器　鄭氏曰、橫者曰筍、飾之以鱗屬、植者曰虡、飾之以贏屬、

周禮春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四面縣　諸侯軒縣、三面縣空南面　卿大夫判縣、二面縣空南北　士特縣、一面縣在東方或北方　凡縣鐘磬、半

為堵、全為肆、編鐘編磬各十六枚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
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鑮比大鐘而小、皆南陳、此東縣也、建鼓在阼階西、南鼓、鼓面向南、應鼙在其東南鼓、此北縣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朔、始也、此西縣也、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蕩簫管之屬、倚于堂、此亦北縣、鼗倚於頌磬西紘、西倚于編磬之紘、此亦北縣、盖諸侯軒縣之法也、葉氏夢得曰、鐘磬與歌聲相應者曰頌、鐘頌磬、與笙聲相應者曰笙、鐘笙磬、
朱子曰、鐘磬有特縣者、有編縣者、其特縣者、器大而聲宏、但於起曲畢曲之時奏之、所謂金聲玉振也、以為作止之節、其

編縣者則聲器皆小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不相淩也

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均於堂下之笙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是也堂下樂皆受均於堂上之磬商頌言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是也鼓鍾詩言笙磬同音正以見堂上堂下之聲皆和也

國語周語伶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和革木一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　陳氏祥道曰金重者也故尚羽絲輕者也故尚宮石輕於金而重于瓦絲故尚角匏竹無大細

之從故尚議革木無淸濁之變故一聲

白虎通八音者法易八卦也　陳氏禮書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坎音革而風廣莫艮音匏而風融震音竹而風明庶巽音木而風淸明兌音金而風閶闔乾音石而風不周坤音瓦而風凉離音絲而風景

宋史楊氏傑曰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淸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宏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人禀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是以權量八音

秦氏蕙田曰聲有五而音數八聲本於陽五氣之流行者

也故其數奇音麗於器而屬於陰八方之對待者也故其數偶

銘按八音中革木一聲不備五音土壎五孔不備二變而金石之編縣者有四清聲而無六變律匏雖另屬一器仍不外以竹為音然則能備十二律正變全半之聲者惟絲與竹耳然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則絲竹之先尤以人聲為貴矣

金音之屬

鐘　鐘大小　方響　撞鐘　編鐘　木鐘　鐘制　鐘圖　鐘律　鎛　鐲　鐃　鐸

鐘大小

書益稷笙鏞以間　蔡傳鏞大鐘也

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　註金謂鐘及鎛

爾雅釋樂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疏鏞大也剽者聲輕疾也棧淺也

國語周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陳氏禮書細鈞角徵也大鈞宮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鎛大必和之

以細故有鎛無鐘則鎛小鐘耳儀禮鎛縱鎛與錢鎛之鎛同　江氏永周禮疑義序官鎛師鄭注鎛如鐘而大國語細鈞有鐘無鎛韋注鐘大鐘鎛小鐘當以鄭說為正大射儀東方笙鐘與笙磬並陳而鑮全鎛在其南西方之鑮亦在頌鐘頌磬之南豈非笙鐘笙磬頌鐘頌磬為編懸而鑮為特懸與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鐘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鐘金奏用鎛鐘鐘小者應人聲鐘大者應鼓聲與即國語伶州鳩之言亦是以鎛為大鐘其云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謂金奏即細鈞之鐘若奏細鈞而兼用鎛鐘則鎛又大於鐘鐘聲為鎛所陵不得昭故

不用鎛所以使鐘聲之昭也大鈞有鎛無鐘兩大相配為宜若又甚大則鎛不可用用鎛則絲竹細聲為所抑如不鳴故亦不用鎛所以使絲竹之鳴也則鎛正是大鐘韋注未細繹其言而誤解耳

編鐘

周禮磬師掌教擊編鐘　陳氏樂書十二辰之鐘大鐘也大鐘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是也非十二辰之鐘則為編鐘十六枚周禮所謂編鐘是也　陳氏禮書鐘有不編者十二辰零鐘也豈惟十二零鐘哉堂上一磬一鐘蓋亦不編

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其南笙鐘阼階之西異南鐘、鐘疑頌鐘、蓋編鐘有笙鐘頌鐘之別、

左傳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歌鐘即頌鐘也、

鐘制度

周禮攷工記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欒銑一物、俱謂鐘口兩角、銑間謂之于、鐘唇上袪、于上謂之鼓、所擊處、鼓上謂之鉦、居鐘之正中、鉦上謂之舞、聲所震動、于鼓鉦舞鐘體也、舞上謂之甬、甬如甬道之甬、甬上謂之衡、衡在甬上、平正不欹、甬衡、鐘柄也、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鐘柄以蟲為飾、鄭云其形如環、有盤旋之義、其名曰幹、有正圓之義、鐘帶謂之篆、帶如衣帶之帶、所以介而辮之也、鄭云帶在于鼓鉦舞之間、凡四、篆間謂之枚、篆如篆刻之篆、鄭云、篆間四處、有乳各九、凡鐘、有乳四九三十六枚、

枚謂之景（鍾乳圜而有光故曰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攠微也所擊之處窐而生光故曰隧隧如隧道之隧）十分其銑（銑横十）去二以為鉦（鉦横八經言鉦不言鉦間鄭云鉦間亦當六）以其鉦為之銑間（銑間亦八凡言間者因鐘帶介之也皆從數惟銑間横數林云去兩角有紋處各一）去二分以為之鼓間（鼓間從六）以其鼓間為之舞脩（舞脩亦六鄭云舞上下促以横為脩從為廣）去二分以為舞廣（舞廣四鄭云鼓六鉦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鉦長六為甬長并横數也）以其甬長為之圍（甬圍六）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衡圍四衡在甬上宜小於甬）參分其甬長二在上（衡）一在下（甬）以設其旋（旋當甬之中央上有二分下有一分也）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無聲）已薄則播（散聲）侈則柞（鐘口大則聲咋謂聲太外也）弇

則鬱、鐘口小則聲閟長甬則震、鐘掉則聲不正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此鉦間疑即指鉦、以其一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隧同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初鑄之時、即深而圜之、以擬擊也、

周禮疑義鄭注計鉦徑銑間鼓間舞廣、皆得之、其云鉦間亦當六、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則大誤也、以經文詳之、十分其銑之徑去二得八、以為鉦之徑、即以其鉦之徑八者為之銑間、銑間者、自鉦至銑之長、包鼓間在其中也、於八分中去二分以為之鼓間、則鼓間得六、其所去之二分、即

是鉦間下文言鉦之長言鉦間已藏此句中矣鼓六鉦二
舞廣四是鐘口徑十者其長十二奈何謂鉦六而長十六
乎經又言大鐘十分其鼓間小鐘十分其鉦間分明是鼓
間大鉦間小前不言鉦間者去二分以為之鼓間句可知
也　帶當設於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間即鉦間帶惟二
耳注謂帶在於鼓鉦舞之間凡四非也　衡者甬之上端
非別有一物為衡甬圍衡圍自甬下端漸殺至上端甬當
二在上一在下之處猶粗大於此穿孔設旋為宜　於上
之攠謂之隧按孟子追蠡豐氏以鐘紐旋蟲釋之本非定訓
焦竑謂當為槌擊之追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

之處摧殘欲絕有如蠹齧之形此說近之愚謂追即此所謂隧也以其窒深謂之隧以其搥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擁敝平久則愈深如蟲齧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喻之正與隧之義合也

周禮春官典同凡聲高聲䃁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此節不專指鍾而鍾亦在內

李氏光地曰䃁其聲鏗然清也韽暗也筰暴疾也弇不舒也甄讀如震掉也高謂聲高也高則鏗鏘正謂聲平正也正則和緩下謂聲下也下則宏肆此三者聲之正也其餘則皆聲之病也然其諸病亦由三者推

之陂險皆正之反陂者聲不正也險者聲不平也不正則聲不根於內而散不平則聲不達於外而斂此二者正聲所以失之原也太高而四達其聲則盈溢太下而沉微或紆回其失則暗昧而衍餘達之甚而侈放則暴疾而不蓄回之甚而弇掩則鬱抑而不舒高而薄則至於震掉而不收下而厚則至於如石而無韻此七者皆高下之過必去其病然後清濁適均而諧和也

周禮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

鐘律

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與榮猨鑄十二鐘以和五聲以施

英韶、

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鐘、世本云垂作鐘

尚書大傳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十二律各一鐘　陳氏禮書、與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則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鐘然後生、故有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　李氏光地曰、古人造律、又鑄鐘以象其聲、國語所謂度律均鐘是也、吳氏曰、十二鐘之聲、由律而起、十二律之名、則由鐘而得也、

左定四、分康叔以大呂、鐘名分唐叔以姑洗、鐘名

左昭二十一、周景王將鑄無射、鐘名伶州鳩曰、夫音、樂之輿也、而鐘、樂之器也、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槬、槬橫不入

國語周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單穆公曰、不可、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故聖人慎之

左襄十九、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鐘名而銘魯功焉

攷工記、鳧人鄭註數、六鉦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為度、廣長與圜、假設之詞耳、其鑄之則

各隨其鐘之制為長短大小也、陳氏禮書鄭氏以為鐘口十、其長十六、凡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若黃鐘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銑徑五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脩三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林鐘之律六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銑徑三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脩二寸有奇、舞廣一寸有奇、餘律之鐘亦然、

考律緒言、吳氏鼎曰、古人立樂、必謂之鐘律、而十二律以鐘名者四、是律以鐘為重也、周禮鳧氏為鐘、厚薄清濁弇侈各有度、春官大司樂有圜鐘、有函鐘、與同凡為樂器、以

十二律爲之度數疏樂器謂鐘也此鐘必按律之証也而其制度大小輕重厚薄弇侈之間攷工雖言之而未詳各律遞差之分通典言子聲之鐘半於正聲正聲之鐘倍於子聲通志言鐘以律計自倍半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爲正聲子聲二十四鐘唐殷盈孫案鳧氏之法用算法乘除定鐘之輕重大小厚薄其見於文而可考者如此此可知鐘之律即用管律倍與半之法而三分損益以爲之差也

錞鐲鐃鐸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金錞和鼓錞錞于也以金鐲節鼓鐲鉦也形如小鐘以金鐃止鼓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也以金

鐸通鼓鐸大鈴也　陳氏禮書錞聲淳鐲聲濁鐃聲高鐸聲明聲淳則有所合故於鼓唱而和之聲濁則有所制故於鼓行而節之聲高則有所辨故於鼓退而止之聲明則有所交故於鼓作而通之考之於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中冬教大閱鼓人三鼓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三鼓摝鐸摝掩鐸口而振之車徒皆坐又鼓進鳴鐸車驟徒趨乃鼓退鳴鐃且卻遂以將田是鐸以通鼓及其退也去鐲而鳴鐃錞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曰戰以錞于丁甯鉦也則兵法固用錞矣鄭康成曰錞圜如碓頭上大下小樂作鳴之與鼓相應漢大予

樂有之

杜氏佑曰錞于古禮器也宋時廣漢人段祖以錞于獻其制高三尺六寸圍二尺四寸圓如筩也色黑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繫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淳于以手震芒則其聲如雷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觀曰錞于也

陳氏禮書司馬職軍行鳴鐲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輈而著于丁寧說文曰鐲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然則鉦也丁寧也皆鐲之異名　陳氏樂書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

言之謂之鉦其實一也

陳氏禮書說文曰鉦鐃也鐃小鉦也似鈴柄中上下通

陳氏樂書大司馬卒長執鐃以其聲譊譊然故以鐃名之漢鼓吹曲有鐃歌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歟蓋其小者似鈴有柄無舌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象鐘形薄旁有二十四銑宮懸用之飾以流蘇蓋應律音而和樂也

陳氏禮書鄭康成許慎皆曰鐸大鈴也蓋鐸有金鐸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振鐸摝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書禮所言狥以木鐸是也晉荀氏得趙人牛鐸然後能諧樂則古人之為鐸鐲鐃錞施於聲

律皆有當也

方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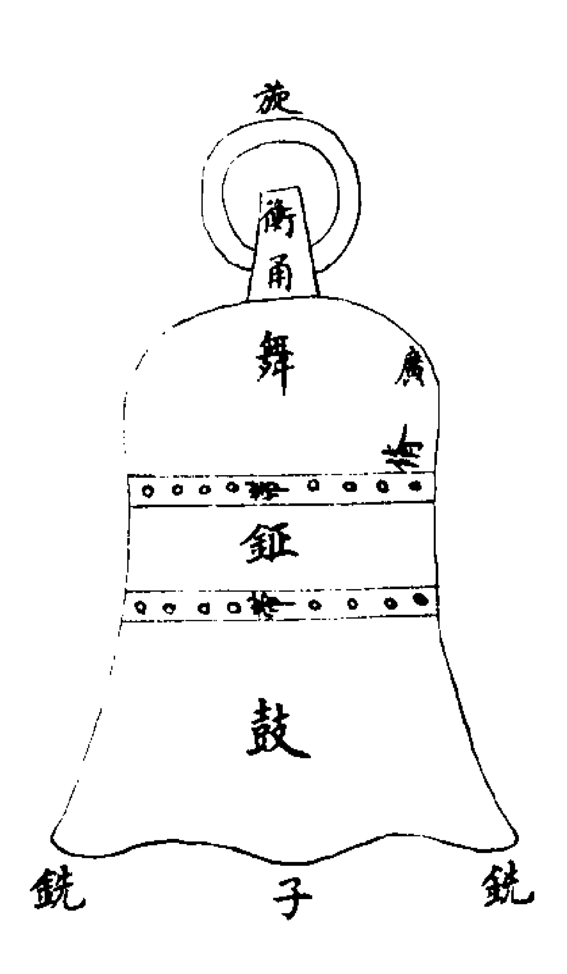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爲之脩八寸廣二寸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黄鐘大吕二均聲其編縣之次與雅樂鐘磬異下格以左爲首其一黄鐘二太簇三姑洗四仲吕五㽔賔六林鐘七南吕八無射上格以右爲首其一應鐘二黄鐘清三太簇清四姑洗清五中吕清六大吕七夷則八夾鐘教坊燕樂用焉非古制也

撞鐘木

陳氏禮書鐸鳴自内鐘鳴自外先儒謂撞鐘必以濡木以

其兩堅不能相和也、或曰、海中有巨魚曰鯨、巨獸曰蒲牢、蒲牢畏鯨、擊鯨則蒲牢大鳴、後世由是作蒲牢于鐘上、而狀鯨魚以撞之、欲其大鳴、張衡東京賦曰、發鯨魚、鏗華鐘、是也、然經無明文、其制不可以考、

鐘圖



石音之屬

磬 特磬 編磬 磬制 磬律 磬圖

特磬

書益稷戛擊鳴球（傳球玉磬）又夔曰予擊石拊石（石磬）

詩商頌猗那依我磬聲

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 陳氏樂書春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郊特牲言諸侯宮縣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則玉之於石類也玉聲則出乎其類矣

明堂位叔之離磬（世本曰無句作磬皇氏謂無句叔之别名） 陳氏禮書磬編

朱子文集樂有特

則雜離則特叔之離磬特懸之磬也

鐘特磬是首尾用者所謂金聲玉振也

爾雅大磬謂之毊

書禹貢泗濱浮磬傳水中見石可以為磬

陳氏禮書秦刻嶧山以頌曰刻此樂石顏師古曰嶧山近泗水秦取泗濱石銘之故曰樂石

律呂正義昔人言磬有二玉磬在堂上石磬在堂下不知古時凡石之美者皆以玉名書云戛擊鳴球又云擊石拊石總歸於金聲玉振始終條理而已至於取材之地載於禹貢徐州則泗濱浮磬雍州則貢璆鐵銀鏤砮磬圖書編

謂泗濱磬聲下不和、後世以華原所出易之、則雍州之產也、延及近世多用靈璧石、則仍徐州境也、要之不必拘於所出惟期應律諧聲、不失古聖人制作之微意焉耳、

編磬

周禮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注磬亦編）陳氏樂書、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言編鐘於磬師、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鼗倚於頌磬西紘、則所謂紘者、其編磬之繩歟、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康成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簴、謂之堵、鐘磬各一簴、謂之肆、

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周禮春官眡瞭擊頌磬笙磬　黃氏度曰升歌則擊頌磬笙入則擊笙磬　陳氏樂書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儀禮頌磬在西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在東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言笙磬繼之以鐘鎛應笙之鐘鎛也笙師共笙鐘之樂是已言頌磬繼之以鐘鎛應歌之鐘鎛也左傳歌鐘二肆是已

磬制度

周禮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勾一矩有半 鄭註必先度一矩爲勾一矩爲股而

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勾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勾非用其度耳其博為一註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股為二鼓為三註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註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註磬聲太上則摩鑢其旁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耑註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周禮補註從橫成方是為一矩度兩對角徑隅斜弦徑隅名不及一矩有半今以一矩有半為之徑隅則倨勾不中矩而成磬折矣

磬律

陳氏禮書鐘圜中規磬方中矩攷工記倨勾一矩有半觸

其弦也其博為一股博一律也股為二後長二律也鼓為三前長三律也（按一律二律三律之說太泥）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其小大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按磬宜長短同而厚薄異致工記言磨其旁則其厚未必均矣）黃鐘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其餘推此可知矣

律呂正義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載趙溥曰作磬依律長短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是黃鐘特磬之磬其餘皆依律起度倨句一矩有半者以尺寸論之上邊倨句處共四尺五寸則此下邊兩弦之間恰有三尺三寸七分半又謂為一為二為三是分作三節算分數博為

一謂股廣一律計九寸股為二謂股長二律計一尺八寸鼓為三謂鼓長三律計二尺七寸參分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則鼓廣六寸參分鼓博以其一為厚則通上下其厚二寸此黃鐘磬餘皆以律準數（按陳氏之說本此）賈公彥疏曰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太上是聲清故摩使薄薄則廣而濁太下是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聲清宋史載阮逸胡瑗制十二磬股長鼓博皆依律分別長短而又遞加厚薄（長短之說非是）又宋王洙言周禮註疏磬有大小據此以黃鐘為律依法造黃鐘特磬正得林鐘律聲又范鎮樂論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

為法若黃鐘股之博四寸五分股長九寸鼓長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據范鎮之論制磬厚薄以律而長短仍以律矣厚薄說是長短說非案磬制考工記言之已詳奈註者未盡其蘊而制者又未按其理故施於用而未合存諸簡而無徵也夫倨勾一矩有半者倨之為言曲也禮記註微曲曰倨大曲曰勾蓋勾股之角直為大曲而磬之角鈍故微曲而為倨總之凡勾與股皆矩也矩之小者短為勾矩之大者長為股勾為二分股為三分

則股為勾之一矩又有半譬如小矩勾為一尺八寸則大矩股為二尺七寸勾之一尺八寸復加其半九寸非二尺七寸乎下文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正此意也博為濶廣先儒已解之博為一乃一分譬如勾為一尺八寸則博為九寸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者言股博為三分則鼓博為二分譬如股博為九寸則鼓博為六寸矣然首言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則所謂博者未分股博與鼓廣也今若以股博為股之半則鼓廣復去三分之一毋乃太狹若以股博為鼓之半而鼓廣為股博三分之二則體制適合于宜原其故蓋因鼓脩大於股分懸之必偏一側惟鼓之

長者狹、而股之短者反廣、則輕重相稱、懸之而無偏、側之慮、大矩以擊而言、故謂之鼓、而小矩反易名曰股、此又見古人勾股之名、蓋未嘗分大小也、為一為二為三者、一分二分三分之謂、非一律二律三律之意也、黃鐘之九寸、三之為二尺七寸、以為特磬則可矣、若編磬十六枚而同縣一虡、其能勝之乎、

磬圖

